

经典



汉奈·基伽莫

出生于俄克拉荷马的汉奈·基伽莫(Hanay Geigomah, 1945-)是美国当代具有旗手性质的重要本土裔戏剧家,也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本土裔电影导演之一。他曾入俄克拉荷马大学攻读新闻专业,后在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获戏剧硕士学位,毕业后曾在尼克松政府的印第安事务署署长办公室供职。凭借在戏剧创作演出领域的成就,他长期受聘担任洛杉矶加州大学戏剧、电影和电视学教授,2002年至2009年间还出任该校的美国印第安研究中心主任。他目前是美国全国电影保护委员会委员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全国电影名录顾问委员会成员。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基伽莫就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戏剧创作、演出及剧团创建与管理,并在各个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戏剧创作成就主要来自发表于1972至1975年间的三部戏剧:《印第安身体》《雾号》和《49歌会》,三部戏于1980年结集以《美国本土裔新戏剧》为题出版,其他戏剧作品包括童话传说剧、独幕剧和多幕剧。基伽莫在自己的作品中,用黑色幽默和荒诞喜剧突显当代本土裔人的社会和个人问题,以后现代拼贴杂糅融汇并展现着历史与当代,借本土裔独特的传统艺术形式表达着当代多元文化的美国社会中本土裔人依然要面对的生存与身份问题。尽管从数量上说,基伽莫的作品不算多,但在主题、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为以后的本土裔戏剧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启示。

基伽莫戏剧创作的初衷是为本土裔观众写戏,写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困境,写他们的烦恼与快乐,写他们的幽默与达观。他的第一部戏《印第安身体》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主人公波比在了一场交通事故中被火车撞断一条腿后截肢,没有了经济来源,更陷入了酗酒的深渊。他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免费戒酒治疗,但他依然有自尊,把自己名下的地租出去,决心用那笔钱自己支付治疗费用,洗心革面后再凭努力把钱挣回来,同时也挣回尊严。但是,在全剧不太长的五幕中,观众看到的却是他如何被同样沉溺于酒精的各色人物偷光了准备去戒酒的钱,而这些人多数竟然是

汉奈·基伽莫:

融汇古今的美国本土裔戏剧旗手

□张冲



《美国本土裔新戏剧》

与他关系或远或近亲戚朋友。他们趁着短暂的清醒时间,翻遍了醉得不省人事的波比的衣袋裤兜,甚至卸开他的假肢,寻找他分藏在身上的钱。他们不停地抱怨生活艰辛,抱怨看不到希望,抱怨得不到机会。剧情就在他们不断因找不到钱而愤懑,因找不到钱而欢呼,因喝醉酒而疯狂中发展。

从剧情看,该剧关注点似乎十分传统,即在往昔和当下都困扰着美国本土裔人、特别是印第安保留地居民的酗酒问题,以致于曾有人质疑该剧的价值:“都这个时代了,再谈印第安人的酗酒问题有意思吗?”的确,如果该剧演出时有嗅觉相辅,全剧一定酒气满堂:第一幕就见浑身酒气的主人公回家;第二幕开场就将床边一地的酒瓶呈现在观众眼前;第三幕以女性角色抱怨生活艰辛为主,但刚醒不久的波比又重新喝醉了酒;第四幕中,男人们一起陷入狂喝暴饮,并不断在绝望中翻动波比的身体找钱买酒,这样的场面延续到第五幕,以波比发现藏在假肢里的惟一一点钱也被偷走告终。但是,基伽莫本人在该戏正文之前的演出指示中强调,此剧并非以本土裔居民的酗酒问题为主题,并一再告诫演员在表演时不能对剧中人物的喝酒动作做夸张处理。事实上,此剧的名字《印第安身体》似乎也说明,全剧情节是一个隐喻:如果将全体当代本土裔人看做一个“身体”,那构成这一“身体”的就是其各色肢体与器官,没有功能正常并相互协调的器官肢体,就不可能有健康的

身体,也不可能使一时有恙的身体恢复健康。在剧中,包括波比在内的所有人物,尽管不属于一个部落,亦有男女长幼之分,更各有自己的困惑与烦恼,但实际上都是属于“印第安身体”的器官与肢体。因此,基伽莫借此剧真正想传达的,其实是他对保留地居民乃至全体本土裔人民从心理到行为是否健康的关切,因为只有每一个个体好,整个本土族群才能健康发展,而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本土裔关怀的界线,它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有一定的意义,即认真思考作为社会一员(器官肢体)对全社会(身体)的责任。

基伽莫给美国当代本土裔戏剧带来了两大创新:其一是借助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和后现代

涉及各种历史与当代事件,在以现代电子音乐、传统印第安舞蹈、高雅的教堂管风琴音乐、乡俗的印第安情歌、经典的“威廉·退尔序曲”、主流的“美丽的阿美丽加”等混搭而成的音乐背景下,教会修女、印第安学校女教师、“发现”北美大陆的哥伦布、最早的移民首领史密斯船长与屡经传说神化了的印第安少女波卡洪塔、美国第一夫人、政府密探,各色人等轮番上场,将历史事件、传统文化、当代社会呈现于时时可见的穿越混搭,呈现于交替出现的严肃戏谑。

后现代拼贴可说是《雾号》剧情结构的最大特色,而这样的结构,也使该剧在“陌生化”戏剧理论之父布莱希特的家乡德国首演顺理成章。序幕在



基伽莫戏剧作品剧照

一片电子音乐之中展现19世纪印第安人被迫迁移的旅程;紧接着,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与美国参议院宣布保留地政策被拼贴到一起;1969年“回购”阿尔卡特拉茨岛宣言则字字影射美国独立宣言及宪法中的豪言。在随后的剧情中,基伽莫展现了当年白人传道的虚伪谎言、印第安寄宿学校教师对学生的侮辱惩罚等历史,重写波卡洪塔和史密斯的故事,还在第六幕中呈现了印第安传说人物唐托与孤身流浪人的故事。第七幕开始,剧情转向当代,通过新

游乐园开园仪式、印第安事务局事件及伤膝河惨案(1890年美军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纪念集会事件等,反映了新的历史和社会政治语境下,本土裔人与白人政府间的关系及问题。特别在游乐园一节,拼贴实际上成为揭露白人政府虚伪面具的有力武器,美利坚第一夫人在开园仪式上向到场的本土裔人代表大表善意,让人感觉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已妥善解决了族裔问题,但恰是她自己,不经意间泄露真相,原来她曾建议将整个印第安保留地划入国家公园。结果,如此一“拼贴”,演说完全颠覆了此前的高谈阔论,暴露了美国政府用国家公园的“合理”借口强夺印第安人土地的真实用心。

基伽莫别具一格的特点还体现在他十分关注当代本土裔戏剧的表演语境,他强调舞蹈(表演)、音乐、文学文本的统一,强调作品戏剧性、表演性、

文化的杂糅拼贴,将历史与现实融汇呈现;其二是用传统的印第安典礼艺术改造戏剧的叙事结构,并在演出中融入各种当代或经典的西方艺术元素。这两点,在《雾号》《49歌会》等戏剧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雾号》的题名来自一段历史事实: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美国本土裔居民也发动了各种运动,为自己争取权利,1969年,被称为“黑人权力运动”的人士宣称要恢复对“阿尔卡特拉茨(鹈鹕)岛”(即旧金山湾外号称“魔鬼岛”的监狱岛)的主权,因为该岛是印第安人发现的。运动人士一度占领该岛长达19周,在这段“宣示主权”的日子里,他们日日受到政府高音喇叭“雾号”的骚扰,但“雾号”在基伽莫的剧中却带上了唤醒本土裔政治和文化觉醒的号角寓意。《雾号》共10景,出场人物众多,情节

走访普雷维尔故居

□沈大力

天涯异草

上世纪50年代,北京放映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的艺术纪录片《塞纳河畔》,最让我感动的是法国民众诗人普雷维尔写的诗句般解说词,由著名演员塞尔日·勒加尼朗诵,将观众带进浪漫的自由境界。

2000年11月,我随法国时任驻华大使毛磊一道倡议,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普雷维尔百年诞辰纪念大会,特邀《雅克·普雷维尔全集》编者拉斯戴尔夫妇与会,自兹已过去15个年头。日前,拉斯戴尔夫妇约我跟随巴西来的一对年轻情侣造访普雷维尔在巴黎维龙里的故居,实地体会一位最受法国民众喜爱的诗人在世纪走过的一段生活历程。

维龙里在巴黎蒙马特高地地下“红磨坊”歌舞厅旁边一道静谧的小巷深处。来者仰望望见“红磨坊”慢悠悠转动的大风车,就知道声播遐迩的维龙里近在咫尺了。维龙里中有一座高雅的“开放剧场”,为巴黎名流秀士会聚之地。2004年,庆祝剧作家阿芒·卡蒂80寿辰时,我曾跟普氏生前好友、诗人雷维一同来此,得悉他的故居就在“开放剧场”楼上。楼顶露台曾数度迎来“荒诞学会”的活动,尔后变为普雷维尔同邻舍剧作家波里斯·昂维闲调侃的开放之地,美其名曰“三居士楼台”。奇特之处在于,尊贵“楼主”中,除前两位谦谦君子,第三位竟是普雷维尔的长毛牧羊爱犬“艾尔热”——称谓跟《丁丁历险记》的作者谐音,不知后者听见会作何感想。

普雷维尔故居由其孙女欧仁妮继承,门扉标示“杂报社”,以逝者一同书题旨,表示一种无拘束的处世态度。门口挂着一张拼贴画,原为从旧货摊上淘来的仕女像,普雷维尔玩世不恭,换上了自己的照片,让我想起自己昔日描绘他面貌时的几句诗:

他有一双鼓鼓的眼睛,
像两块点燃的火石
射出炯炯有神的光芒。

他主持正义,
活着,笑着,
言语总那般俏皮。

负责管理“杂报社”文献的索朗热女士引领我们在前厅翻看普雷维尔别致的记事本,上边依时序记载着主人一周每天的约会。每位客人一页,每页上都用彩笔画着一朵花,各呈其艳。首页上是一支玫瑰,献给当日来访的作家马克·奥朗。法国经典影片《雾岸》就是根据奥朗的同名小说拍摄的,特邀普雷维尔写对话,由法国影坛两大明星让·伽班与米雪儿·莫冈联袂出演,声影流芳六角国。

离开前厅,眼见套房过道顶端放着一具儿童木马,衬在其

后落地玻璃镜的映像里。带领我们参观的拉斯戴尔夫妇丹妮尔·加西格里雅指着玩具说:“这匹木马是普雷维尔专程从伦敦给女儿米雪儿买回来的。小姑娘爱称‘小宝贝’,迷上了这匹木马,骑在马背上一边尽情吃喝,一边使劲儿蹬踏,震得地板咚咚响。”说到这里,丹妮尔似乎想起一件趣事,微笑着:“骑木马的声响搅扰了邻居,尤其是楼下的住户。一天,一位女士上楼来,抱怨小宝贝骑木马影响她丈夫弗朗索瓦正常工作……这位女士就是后来的法国第一夫人,她丈夫就是弗朗索瓦·密特朗。”“小宝贝”从此被剥夺了纵情骑坐木马的儿童快乐。

怀着对“小宝贝”的同情,我们跟拉斯戴尔夫妇进到米雪儿幼时的卧室。这儿的一切都保持着原状,房间正中放着“小宝贝”当年睡觉的木质天盖床,承尘有绚丽的花纹。拉斯戴尔介绍说,这张小木床原是拍摄电影《巴黎圣母院》时,供吉卜赛女郎艾丝美拉达歌唱时躺卧的。普雷维尔是影片编剧。他在制片完成后,将这张道具搬进自己女儿的卧室,成了“小宝贝”安眠的心爱牙床。拉斯戴尔曾跟普雷维尔过从甚密。在他回顾这段往事时,索朗热女士去复印了意大利艳星吉娜·罗洛布丽契塔扮演吉卜赛女郎时在天盖床旁的一张踪影。女影星今尚健在,但“小宝贝”米雪儿在慈父过世后生活很不幸,竟至吸毒、酗酒,于不惑之时凄惨离开了人世。

最让人突出感受普雷维尔人格特性的,是他的书斋,内存毕加索为他画的一幅肖像。据说,普雷维尔认为这个素描丑化了自己,对画家颇有微词,但毕加索不以为然,说:“你会越变越像我画的这个样子的!”看过普雷维尔多张照片的人都会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他确如毕加索画上那般,叼着烟卷儿,乜斜眼睛,对名利场处之漠然,尤其蔑视显贵权威。

普雷维尔嘲弄宗教神话,把本应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龛腾空出来,放上了一个花篮。又将十字架上的“I.N.R.I.”(耶稣,犹太人之王)改换成“Waterloo”(滑铁卢)。书房内,凡有拿破仑、戴高乐等古今显赫人物形象之处,斋主皆请诸点缀,以示不敬。至于他本人,在一组象征“全家福”的玩偶中,他的妻女都是灵兽等可爱动物,自己却是个横鼻愚笨的狗熊。书架左上方横挂一幅英国女画家的作品,描绘的是“机器人”,表达对现代社会日益机械化的忧心忡忡。普雷维尔对摩登时代人的异化极度敏感,十分欣赏这幅画的创意。在他眼里,现行的社会化秩序逐渐把自然人改变成机器人。对此,他自嘲道:“我是一个从未来世界死里逃生者”。

普雷维尔的表达异常幽默,贯穿其全部文学创作。他的诗歌、戏剧作品淡泊明志,比喻珠联,蕴含着人生的哀愁,像歌曲《落叶》里唱的:

生活静悄悄地



《国王与鸟儿》剧照

把相爱的人分开,
无声亦无息。
潮来汐去,
冲去了沙滩上
离散情侣的足迹……

普雷维尔的诗歌里有苦难的折磨,也有生活的欢乐,亲切感人。他的代表作《话语集》和其他30本口语化诗集以及500多首歌曲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写的55部电影剧本,诸如《朗热先生的罪恶》(1936)、《破晓》(1939)、《傍晚的来访者》(1942)、《戏楼儿女》(1943)、《黑夜之门》(1946)、《维罗纳情侣》(1949)等由让·勒诺瓦和玛赛尔·卡奈等电影艺术家导演,皆被视为法国影坛佳作,至今久映不衰。他数度跟作曲家约瑟夫·柯斯玛合作,《落叶》就是他俩词曲相印的结晶。该曲在影片《黑夜之门》里由伊夫·蒙唐演唱,早年便传到了中国,经常在电台广播,只是听众一般都关注伊夫·蒙唐,而没有记住诗人的姓名。

拉斯戴尔先生向我们一一介绍书斋里的陈列品,谈起自己年轻时跟普雷维尔一家的交往。据他回忆,普雷维尔是1955年携妻女从“天蓝海岸”的古罗马城市昂蒂布迁到维龙里,在此居住了20年。普雷维尔搬到外省时,依然保留着这个住所。拉斯戴尔问他何时再回巴黎,诗人一语双关地打趣说,自己那时会像个“revenant”(回到人世的幽灵)那般回来。他的谶语两年后不幸应验,只是言者未能如愿“魂归”维龙里,而在诺曼底科唐坦半岛的奥蒙维尔小镇寂然入土为安。

普雷维尔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大革命传统,推崇布朗基“既不要上帝,也不要主子”信条的国度里,他的作品应和民心,家喻户晓,尤其影响着代代青年。法国中小学教材里,大量选取他的诗歌和戏剧,人们



普雷维尔纪念邮票(毕加索画)

从幼年就开始传诵,体悟现代社会生活气息。譬如,他在《五月之歌》里赞美“爱情是一棵樱桃树”,而“生活是樱桃果实”,激动生命的渴望。可以说,普雷维尔是当今法国最杰出的民众诗人。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初到巴黎之时,电视台邀请总统德斯坦、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和法共总书记马歇三位代表不同思潮的世界头号人物评选法国最佳影片,三人竟异口同声推举由普雷维尔写脚本的电影《戏楼儿女》。这三人那时无日不在辩论中互相攻讦,却在评价普雷维尔的艺术时不谋而合。

普雷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世界多种文字。他的诗歌和戏剧已成为法语在全球传播的有效渠道。跟我们一同来访的巴西姑娘弗兰契斯卡对拉斯戴尔夫妇说,她和男友就是先接触普雷维尔的诗歌而产生学法文念头的。接着,我向法国东道主索朗热介绍了中国纪念普雷维尔诞辰100周年时,首都八大高校法语专业学生和北京法国学校的孩子们一道以“法兰西自由之鸟”为题表演普雷维尔的戏剧和朗诵其诗歌的盛况。索朗热听了非常振奋,特意将普氏幽默的动漫杰作《国王与鸟儿》精美数码版赠送给我留念。《国王与鸟儿》以安徒生童话《牧羊女与通烟工匠》为蓝本,体现了普氏酷爱自由、反对一切压迫的意向。这一生动的童话里,暴虐的国王欲霸占年轻貌美的牧羊女,但姑娘爱着一个通烟工匠。最后,这对情侣在一只大鸟的庇护下逃脱了暴君的魔爪,奔向自由的天地。这部动漫历时12年拍摄完成,放映后博得各个层次观众的好评。普氏身后,该片于1979年获路易-德吕克奖,声浪波及多国影坛,被法国《世界报》誉为“一座动漫电影遗产的丰碑”。

走出维龙里古香古色的卵石窄道时,我们方才注意到街口精致的琅琅名卷标记牌,联想到福州的“三坊七巷”,两处相隔万里,但都是地灵人杰。难怪普雷维尔一家在巴黎要选此处栖居。而今故人已去,此地惟余克里希林荫大道旁的“红磨坊”歌舞厅和一旁的“双驴剧场”。后者似乎跟普雷维尔的反权威思路一脉相承,专门推出讽喻时事的剧目,每晚来个对当局的“大不敬”,将法国政坛活跃人物个个轮流嘲弄一番,供庶民取乐,堪为都市消闲文化中的“法兰西特殊性”。